





讀史漫錄卷之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六朝南北

通鑑至魏晉授禪之際其文極畧非也彼開朔  
之後臣子諱其所由故中間曲折多不甚備今  
也著之簡書垂戒萬世安得因其舊文而不為  
詳著宜考舊史傳聞備書始末使後世昏弱之



主知天命之無常則必有履霜之戒竊據之臣知惡聲之難蓋則必有悔禍之心大義之所關也畧之非也

漢武表章六藝而西京貴經術世祖慕尚清修而東京貴節義載祀四百固有以也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延及江左放誕成風三傳而滅亦有以矣

司馬孚當懿昭執政同為三公常自遜避再逢廢立未嘗預謀及晉武受禪孚執魏主手流涕

歔歔曰臣死之日因大魏之純臣也革命之後以孚屬尊恩禮尤重而孚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命以有魏貞士自名不受法葬迹其始終一節可謂柔而不失其正者矣雖然孚於純臣之道未盡也當師昭廢立之日孚於朝廷位為公輔而不能靖其亂於師昭親為諸父而不能遏其謀不可以去邪革命之際既以純臣自許乃居然享大國之封傳茅土之祚固未嘗鑿坯而逃入山而免也身死之日乃欲以貞士附



之於魏不亦難哉夫徇義為主之士所處極苦  
取今也坐視革命而號為純臣身膺五等而托  
為處士恐鴟夷笑之於前淵明耻之於後也且  
夫身都富貴子孫世有爵土年至九十而死徒  
不受王者之葬其於人間之奉可謂辭名取實  
者矣不太工邪

晉之一天下而不能有也貽謨不減而操柄失  
也夫事之權衡固有常變武帝剏業之初人心  
未固即使中材之主持盈守成猶未保也柰何

挾四世艱難之業授一駸孺而使一點婦睨之  
安得無敗且漢封諸王位秩雖尊未嘗使預朝  
政魏於同姓固云少恩然各有爵土亦得保全  
豈有使藩王當國挾持懦主卒之自相屠滅血  
屬無餘而後戎狄乘之中原板蕩夫置噐者置  
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以天下付之惠帝  
使賈充女為之后使二十五王為之兄弟此為  
安邪愚夫為之寒心况於哲主此貽謨之不減  
也且夫立國之初在於賞罰大柄或失政乃不



行晉之於刑賞何如也平蜀者鄧艾而與鍾會同殛平吳者王濬而與王渾同賞於勸懲之義何居夫以開國之初平二大敵而論功行賞不得其平他尚何論此操柄之夫也

魏文晉武非開剗之才乃守成之主也文帝流連詞翰武帝溺志聲色不藉崇世之基乃不足當孫權劉備而欲混一區宇執其氣象規模固難以比德於漢唐矣一再傳而不國也固也

晉武之出齊王攸非也王濟羊琇之徒率舉朝之臣爭之亦非也何也以攸之才地壓塞人心留贊朝廷豈無益於晉祚武帝忌而不容可謂少恩况以馮統荀勗昵近小臣而間親賢之佐其可聽從故帝之出攸非也然濟琇等留之則又過矣何也前無文武之澤嗣無成王之賢親無周公之忠使之持柄非筭也以晉武之英明佐之以攸而使群賢翼之何所不可設使萬歲之後惠帝繼統而輔以齊王攸雖忠臣不能奪天下之望不然則楊駿賈謐必不容攸是攸先



倫與罔受禍也攸未嘗柄國而惠帝之世諸王  
爭權自相屠滅幾無噍類設使攸先為之萬世  
之議必以攸為口實是攸為倫與罔作俑也無  
一可者諸賢何不熟計而虛為此紛紛也故曰  
亦非也

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其始未嘗不利後稍變  
遷也馬援為隴西太守討平叛羌徙其餘種關  
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於是關西有羌魏蜀分境  
曹操徙武都氐於秦川以折巴蜀於是關中有

氐西漢之末呼韓入臣號為南匈奴東漢之末  
入居并州六郡分為五部於是中國有匈奴此  
五湖之權輿也當其揆事之始豈不以為長策  
且謂其仰我鼻息可馴而畜也豈虞其禍之至  
此邪

賈后欲廢太子飲之至醉使潘岳作書草稱詔  
使書之以奏惠帝太子遂廢太子妃王衍女也  
衍見太子得罪自表離昏以安仁之藻翰夷甫  
之器識夔然一時無與為匹而所為乃如此然



則詞章名理舉不足信於天下邪則士安所程也世以潘岳西征侈為美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為將母故事及考其實當岳在職時母常謂責之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及敗謝母曰負阿母以此言之岳所謂養口體耳冒險者利亡身負親不孝大為衍則益無足道矣

王衍三窟之計本馮驩之策也夷甫宅心清曠高視物表而所謀如此乃知清談之流未嘗外世徒與世浮沉以偷且夕耳然亦愚矣身為三

公不能匡時戴主而以二州之勢為己私窟此海大魚之說也魚不得水兔安得窟及為石勒所得乃曰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觀其厚顏可為冷齒

劉聰欲為其后劉氏作殿其大臣陳元達切諫聰鎖而欲殺之群臣叩頭出血聰怒未已劉后乃上書固諫詞旨慘惻如云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此兩言者可謂明盡矣聰悟其言立引元達於坐以



言身錄卷之六  
后表示之因表其堂為媿賢堂亦英主舉動也  
劉后之賢即長孫明德顧何以加徒以夷主之  
配世罕稱述亦足惜耳

劉越石忠矣智則未也當夫晉室板蕩兩京不  
守越石在并王浚在幽石勒徘徊燕趙欲兼二  
州先遣使偽奉王浚以驕其志又遣使送質越  
石以絕其救然後舉兵向燕不朝炊而浚禽矣  
夫越石與浚誠不相得其時浚有異志琨能并  
浚并之可也如不能并救之可也坐視勒之并

吞而不發一矢是勤成滅虢之謀而琨失為輔  
之策也勤勢已成不可復制乃從一段匹磾間  
關偏側卒為所戕可不惜邪故琨之於智未

晉之渡江也幽并青兗西及雍豫皆為胡羯所  
據名城大都相率投虜衣冠華胄甘事腥羶一  
二疆臣擁兵觀望坐視陸沉不聞一矢勤王加  
於夷壘惟慕容廆在遼左張茂在涼州皆間關  
萬里浮海越山南稟正朔而段匹磾播越燕齊  
之間死生奉晉此三人者晉之忠臣也夫効死



之節不見於士夫而見於夷狄不出於侯甸而出於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會繁華之地漸染澆靡馳逐聲利忠義之志消而激奮之氣微至於遐方遠徼風氣淳龐未嘗染俗騫華有所移易故驍健之材忠貞之志往往有中土士人不能及者其居使之然也漢武之用金日磾唐高之用李多祚一志効節之死靡悔當時才臣名士豈不盈庭而効忠為主反出亡虜之下世而至是亦足悲矣匹磾為石虎所執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虎即起拜及見石勒亦不為禮常着朝服持晉節以至見殺嗟乎匹磾之志節可貫金石中國士人有失身事二姓者不當愧死

州

晉愍帝遇害中宗即位江左周嵩疏諫以為梓宮未還舊京未清且勿稱號此議非也天下事有緩有急愍帝失守中宗即當嗣位猶以帝在虜中不敢自立已二年無君矣柰何凶問已至猶謂不宜則將仍稱王號邪萬一宗藩之中有



先建大號者江左君臣何以待之此爭端也嵩  
可謂不達時變者矣不聞廉將軍之送趙王語  
邪

古今自有異人如蜀之范長生者其踪迹亦大  
奇矣長生初號處士李特依之以與特所將數  
千人皆就食於長生及李雄自立以國讓長生  
長生不受乃以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  
百歲蜀人奉之如神觀其才畧自可雄據一方  
乃左右李氏而不肯自為求之於後徐洪客之  
流也

王敦之反王導啓之也中宗由王導推翊遂據  
江左後見王氏太盛惧其上逼以刁協劉隗間  
之導稍見踈忌刁劉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  
沮豪強以是為王氏所疾遂成王敦之亂故曰  
導啓之也江左名賢與王氏同起者正自不少  
如庾亮周顛之流其地望名聲皆與王氏相等  
誠欲兼用諸賢之中其誰不可奈何取一刁劉  
此中宗之失也



王道非純臣也王含以敦之命稱兵向闕導予書止之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及後周扎故吏為扎頌寃尚書卞壺議扎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凶逆未彰自臣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扎無與是何言也敦親帥師徒長戈指闕而謂其凶逆未彰欲作何惡乃名為逆敦之反也導自謂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

帝亦以大義滅親褒之豈當此之時尚不知其奸逆而心思外濟邪所以然者以導佐命大臣宗族貴盛而為刁劉所間漸見疎薄其家庭之間必有不平之志敦以誅刁劉為名固導所欲聞其肯止之不然何敦之初舉導不以止含者止之邪當含之再舉也敦病且死矣導見其無成乃敢訟言折之安有為臣養奸容惡心思外濟而可以稱忠者江左夷吾其稱愧矣王敦將作亂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諸幕府以



羊曼謝鯤為長史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其韜迹浮沉不及於亂可謂智人矣

古云信不見疑然有事機之會心迹無以自明則處之者未善也周伯仁兄弟維護王氏可謂至矣一志奉公誠心為國金石可貫天日可明豈知形迹之間不及自白施恩賈怨六尺不保亦足嘆也未世攘攘飾貌見情誠不足動亦已久矣

將相之才正復不同自非通人罕能兼濟王丞相中興良佐比迹伊呂然每遇安危大節輒狼跋鹿駭束手無策其時溫嶠陶侃貫甲勤王翦夷強寇其視丞相直偶人耳及太真見宮闕煨燼便欲遷都豫章議論紛紛相持不決導乃以片言折之謂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敝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惟宜制之以靜則群情自安於是衆論遂定不復言徙詳此數語真宰相之言太真諸人所不能道以是知經國之才自與建功者不同易而用



之鮮不敗矣然導之行事有甚失大體者如卞  
敦不赴國難陶侃請下吏治之導以喪亂之後  
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又江州刺史劉  
胤為其下郭默所殺導以默驍勇難制即以為  
刺史代胤及梟胤首以媚之此二事者大亂之  
本也而導親為之豈事勢有不得不然者邪陶  
侃予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若殺宰相  
便為宰相乎導無以答自托於遵養時晦侃笑  
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即此觀之其不服人心可  
知矣江左中興固導之功而紀綱不振國勢日  
蹙亦導之才有所限也

晉成帝幼冲踐祚王道以先朝師傅受遺輔政  
帝尊禮之每見必拜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  
否或以為當拜或以為否侍中荀勗以為王朝  
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朝廷從  
之愚謂此議亦非也禮有不臣者二當其為師  
則弗臣也當其為尸則弗臣也但言不臣而已  
又禮師雖召於天子無北面但言不北面而已



未有以萬眾之尊拜其大臣而後謂之盡禮者此豈特下堂而見哉且大臣之體與布衣不同伊川以布衣為帝師不得不得不倨文彥博以二朝老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此不獨為禮也上而國勢之重輕下而身家之安危皆係於此柰何以三朝元臣受少主之拜險哉其為國與身謀也李愬平蔡猶橐鞬迎度以尊朝廷非謬為虛禮乃利害所關耳况宰相之於人主乎

語曰良農能稼不必能耨石勒以一羯奴舉天下之半代趙而王固一世之雄也養虎遺患一傳而滅何其拙哉勒平生舉動磊落視孟德仲達何啻薰蕕乃其規畫經畧不能再世即欲比德高光亦太遠矣然勒之養虎即虎之養閔天道循環又何速也

天下多事有智畧忠義之士間關傾側以節義自見者於晉得二人焉巴西龔壯以父為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乃往見李壽勸令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及取成都以安軍東帛徵壯為



太師壯誓不仕壽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後又數  
 上封事勸壽推奉建康壽竟不從壯以為人之  
 大節惟在忠孝况報父讐又欲使壽奉晉及壽  
 不從遂稱病去終身不入成都又冉閔篡趙時  
 有隴西宰謚者故晉散騎常侍也歷劉石之世  
 不就徵辟至是閔往徵之謚因遺閔書以為物  
 極則反致至必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  
 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庶享喬松之壽矣因不  
 令而卒此二人者三代以下不可多得直以僻

在異域不與中朝士大夫交通故名不甚著耳

晉自渡江以來無規取中原之志及石虎篡趙  
 毒痛四海庾亮兄弟乃請布軍江灣為伐趙之  
 規王導與亮不協亦謂當舉惟大尉郗鑒太常  
 蔡謨不以為然謨疏云為今之計當養威以俟  
 時時之可否係胡之強弱胡之強弱係虎之能  
 否審時度力不能與虎爭也又王土與胡水陸  
 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  
 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策此論



甚確江東形勢本是如此然直畫江之計耳及數年之後中原大亂桓溫乘之一入長安再入洛陽鼓行而西如履平地使溫有持重之策則二京已在版圖矣不知蔡公爾時當作何論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太過雖然天下事真有壞於腐儒者如晉室東遷偷安江界李氏據蜀石氏據趙太江以北不知有晉久矣慕容父子以遼左一隅西向鬪趙以有燕冀之士而心在晉室辭稱復仇徒欲得晉之封爵

以鎮撫其國乃遣劉翔越海入奏獻趙之捷以請析珪之命朝議乃謂漢魏以來無封異姓為王者反覆辨論歲餘不決及慕容觥上表挾庾氏兄弟之罪乃懼而從之嗟夫此腐儒之効也何也慕容自王其國已二世矣予之無加於彼而可以結其心奪之無損於彼而反以據其志善計者宜何從焉彼間關萬里心在王室而一尺之組靳而不予彼即侈然自立不為晉臣晉能禁之不王邪能越海萬里而討其不庭否邪



幽冀二州不為晉有久矣彼自取之而不提空  
名以為恩顧據漢魏故事以析之不知漢魏以  
來曾有方州之臣據數州之士而稟命朝廷者  
邪甚矣晉人之迂也其後慕容儁自立為帝即  
召晉使語之曰歸向汝天子語吾承人之為中  
國所推已為帝矣當此之時何不令尚書考故  
事析之邪江左諸賢無一人可敵劉翔者皆以  
常迂踈之見權天下之安危國事得無壞邪  
晉書曰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

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  
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  
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  
之計不立將何以尊主庇民乎充等慙汗而已  
嗟嗟中朝公卿自標地望為一夷使所折不能  
置對晉之國事可無卜矣柰何論強弱之數於  
士馬之間乎

夷人之性鯁直勁特有中土士人所不及者以  
石虎之霍屠人如草而蒲洪姚弋仲面質其過



言身法金 卷之三  
至於爾汝可謂忠於虎矣及石氏既敗中原無  
主請臣於晉見朝廷不振無與立功乃始徬徨  
自守有雄據一方之志向使二人歸晉時晉能  
撫而用之使之首路先驅東結慕容西連張駿  
以擣中原之墟河洛關陝可傳檄而定也乃江  
左諸賢徒養虛名終無遠畧失豪傑之心沮忠  
義之氣燕既稱帝涼亦自王蒲姚二酋各成伯  
業而晉不能得其尺土矣謂之何哉

石虎事佛甚謹浮圖澄在其國尊重擬於王者  
時有規誨虎無不從然虎殺人如麻窮凶極惡  
而澄無一言正之何也又沙門吳進言於虎曰  
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多殺晉人以壓其氣虎  
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使之築華林苑以困  
之佛教以慈悲為宗以殺生為戒乃至屠割無  
辜以壓王氣此何說也今世傳沙門之教徃徃  
稱浮圖澄其亦未之思邪

石虎養於石勒冉閔養於石虎其事一也勒死  
未幾虎殺其子而奪之虎死未幾閔殺其子而



讀史漫錄 卷之六  
奪之其報一也天道神哉二人勇冠一世皆昇  
暮歿驕之流而閔為中國人承石虎之虐殲除  
群胡幾無遺類民心快之

桓温西入關中無論居民男女夾路父老垂泣  
北入洛陽展謁陵墓分置守吏當此之時中原  
故土已在掌握矣而咫尺長安不度灞水及洛  
陽已降又捐而不守此何意也或度不能守邪  
抑才智有限力盡而歸邪將已有他心而恐議  
其後如子貢之說田常邪夫南之不可并北木

之不能再實皆天道也桓温兵薄長安而不肯

進取岳飛兵臨汴水而不得成功皆非人

事也

夷性固多暴戾然石虎苻生二人則慘虐之魁  
也虎屠割子孫如屠牛馬生斬艾大臣如刈草  
菅至於剥人面皮使之歌舞剥牛馬之皮綴之  
庭中以為娛樂天胡不仁生此等豺狼以虐天  
下殆氣運邪苻生下詔曰吾殺不過千而謂之  
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恐覆癸之言不至是  
此直夔魑豸虎之羣人面而冠者耳



江左名流如殷浩褚裒二庾諸王才情器識秀  
出人群規畫事宜亦多中窾而不能建中興之  
業以獎帝室何也神識有餘而朴誠不足也辟  
如貴家養狸五色珍竒價至數金而不能捕鼠  
時或趨悖乃破噐傷雞雛耳惟桓大將軍才畧  
差勝兩入中原修復陵寢令終其緒業高比桓  
文下同信越而臣節不純為世大戮才之難成  
亦可恨也王右軍不得任職然其策事論人無  
不切中亦不究其才矣

自古用兵皆以建瓴取覆木也  
而攻者惟劉裕伐秦以水軍  
經強魏之境直抵關門王鎮惡等遂帥舟師  
河入渭以取長安可見兵家勝負惟在強弱  
運興亡自有氣數地之險夷勢之高下皆未足  
以論也越王勾踐闕滿商魯之間以通中國蓋  
裕之所本也

天下之事有同事而異功者如魏武靈王及元  
魏太宗是也武靈以其子為王而身畧地中山



西文淵錄 卷之六  
太宗以其子御國而身南向征討其事一也趙  
以之亂魏以之昌則所用之人不同耳趙以李  
兌備亂而魏以長孫嵩崔浩諸人居守且主父  
濟故太子章有兩王之志而魏主委用太子正  
以係屬人心其情亦不同也

崔浩李泌二人才識相似決策制勝較若指掌  
悉之良平未必多讓又皆好神仙服食亦甚相  
類然泌逢仁明之主故得逍遙物外而浩踟躕  
委身東主功烈蓋世不免於死語曰

養生至身而變幾謂浩乎以此言之不及  
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  
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  
為談玄之祖斯已謬矣故劉生七畧以道家為  
諸子神仙為方伎後世又有符水禁咒之術始  
於張道陵亦附之道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  
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  
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  
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蓋合服食禁咒而一歸



之這家矣

後魏遣其臣于什門使燕為燕所留二十一年終不屈節燕既稱藩乃送什門於魏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可謂當矣夫人亦在所處耳武持漢節千古傳其風烈什門委身虜朝致死效節史冊僻左知者無幾豈以所處不同邪

魏世祖伐涼州命群臣議之皆謂圍水以西地皆枯石絕無水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其言之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畜牧為天下饒若

水草畜何以蕃魏主乃決意西征至則水草豐饒乃無燥地世言百聞不如一見然讀書當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二語何以折廷議士不博聞習事欲談天下利害真妄論也

崔浩之死宜也夫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為萬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有體有情彼匹夫從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國之臣臧否他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載筆記言在主左右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



言史記卷之六  
言之則君父第敢據書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  
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刊之於石列之於  
市使行道之人忿恚不平者浩之死宜也古之  
為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之為信史者至春秋  
而極周公為王請命藏其書於金縢孔子因魯  
史舊文為其君諱世不以為諛也柰何賣直揚  
惡以博殺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市  
義君子奚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  
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救其公直此浩之責也

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正體  
為多違允之見亦狹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人子為其父母雖韋布之微行業無取猶為  
之志得以永其名豈有措其君父之惡以示天  
下而以為直筆是攘羊為畫狐也曰如此則善  
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褒貶之義將何所取乎曰  
吾非以為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垂後  
世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世典太史其為史  
記猶藏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邪



晉世初設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  
用人漸輕至宋孝武帝欲重其選又以選曹權  
重分吏部尚書為二人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  
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  
欲為輕重人心其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  
選部之貴不異可見天下之勢輕重所趨極不  
可返雖以人主之意為之低昂亦有不能總之  
人心風俗日趨於競則隆於樞要而輕於清華  
此非盛世之風也

自古奸雄竊人之國雖僥倖一時不勞餘力然  
其後種類相殘必自相殄滅盡而後已此天道  
也自晉以來代有之其甚者如宋文帝之子十  
餘人前後誅夷武帝之子二十八人同時就戮  
自古骨肉相屠未有甚於劉氏者不仁而得天  
下其禍如此烈也然推致亂之由亦謀之不臧  
而已自彭城王義康以親賢佐理權位日隆人  
心皆附為時主所忌以至於死義恭懲之偃倭  
恪慎竟亦不免其勢使之然也夫尊尊親親周



道也然臣不皆周召主不皆成康則死權不如  
保貴亦較然矣宋齊之代宗室屬尊者不問賢  
愚即以宰衡自處乃至狹抱三尺付以方州至  
有未能嘻咲而身首梟夷彼何罪也明帝殺建  
安王休仁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  
款狎景和太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  
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以  
此觀之屠滅之慘豈獨其主不仁亦其勢使之  
然也悲夫

南宋明帝既誅晉安王子勳等待世祖諸王猶  
如平時建安王休仁勸其早為之所於是世祖  
二十八子無遺種矣已而自為明帝所誅乃罵  
曰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  
其能久乎休仁徒知誅鉏兄弟之禍不知傾陷  
兄弟之子至於二十八人同時就死而欲保其  
身何不思甚也然明帝之於休仁則負德甚矣  
方廢帝陵霄諸父以明帝體肥號為猪王一日  
汗言使人擔付大官休仁咲曰猪未應死廢帝



問其狀曰明年生皇太子殺取肺肝廢帝乃止  
是明帝所以不死者休仁之力也乃後忌其地  
望齋藥賜死曰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此謂之  
報德邪亦孝武之靈假手明帝以報之邪天網  
恢恢豈不大哉

後魏顯祖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沙門共  
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已遂內禪手  
擊神器付之五歲小兒亦是異事其雅尚冲懷  
使在士人當為名品然非帝王之盛節也馮太

后淫虐無比顯祖常殺其所幸李樂太后恨之  
遂賜鴆毒惜哉所謂豹養其內虎食其外

邪者

後魏馮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  
膳羞減於故事十七八而猜忌多權數以顯祖  
殺其幸臣至行鴆毒後高祖至孝事無大小皆  
仰成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所幸  
外嬖爵至侯王賞賜數萬然又外牧人望如東  
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嬖寵輒  
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此呂武之儔也嬖人有



才數往往濟其淫霍詩謂無非無儀真至

言

表粲褚淵並一時之秀也及齊祖代宋粲據石頭死戰而淵為佐命元勳二子齊名亦不侔矣淵之戴齊也其從弟炤對客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成一名士邪痛哉斯言士之立身一何容易彥回後為齊相入朝以腰扇障面劉祥譏之曰作如此舉措羞面見人障扇何益不知彥回於此作何面目淵子賁痛父失節終身不仕其志有

是悲者中愧其弟下愧其子吾為彥回痛之

褚淵王儉范雲沈約皆江左名流人文領袖淵

儉宋臣也為齊佐命雲約齊臣也為梁首功士

之難知亦已甚矣自古受命之君何嘗不延攬

時英以為羽翼然士之自處亦自有道朝綰一

綬夕更一綬正有何榮甘心若此亦是悲矣原

諸子生平本以文雅風流為浮華標幟固未嘗

聞聖賢之道有豪傑之圖士之處世不可無學

不可無志一念少差永沉業海可為寒心哉



齊宋禪代時朝省大臣惟侍中謝朓不肯折節  
或請殺之齊祖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  
外耳英主識畧自與常人不同以此推其心范  
沈諸人未必不為所薄也

北魏之治至孝文而盛其國勢至孝文而衰何  
也孝文乘累世之業當隆平之期正政修刑制  
禮考憲聲名文物煥若可觀仁厚似漢文而修  
之以儒術好古似漢明而加之以英武蓋不止  
用夏變夷且有志三代之盛者矣豈非後世令

主哉然以其國勢揆之則有不相宜者何也中  
國之於夷狄長技不同情勢亦異夷之所以能  
勝中國者徒以其質朴武健不好文飾而已若  
使解其弓劍而習為禮文則三尺之童可以犄  
角故趙武靈王欲取胡地舉國胡服以有代中  
山之土今也舉雅結之民而易以冠帶使其精  
神氣志日趨於華靡而流於宴安與有國之初  
大不相侔矣且拓跋由漠北南遷建國舊土居  
天下精兵處故能北控柔燕西平涼夏東掠燕



讀史通鑑卷之六  
遼南向而制江左孝文惡其陋也舉國而遷之  
洛陽失地利矣夫以胡虜百年之運聲教未洽  
而欲宅中國大比迹成周不亦遠乎故曰魏之  
國勢至是而衰也

魏孝文之孝古帝王不能加也然而太過何也  
馮后以才數臨朝總攬大柄宜淫敗紀穢德彰  
聞孝文不能禁也又從而將順之太后臨王獻  
之第帝則從往視王獻之疾帝則從往豈以獻  
為大臣當以禮御之邪乃不察其由進乎且馮

后忌其英明欲殺之者數矣其不為廬陵者一  
間耳夫孝未有過者親失行而不正此所謂過  
也正之奈何曰諭太后以道裁左右以法而為  
之内外之防可矣

南北朝紀綱風俗事事相反魏法太峻江南法  
太弛魏士人朴實而陋江南華而好名魏土曠  
而民稀江南民富而敝魏君臣之分太嚴江南  
上下無章總之北方猶有古風南則敝矣  
天下事無大小要自天理人情推之雖目前有



得失必無後悔如較計目前利害不顧人情天  
理即有益於身家亦何顏面况反受其凶乎南  
史齊武帝時巴東王子響出鎮荊州為參伍所  
持不勝忿恨殺長史司馬以下八人武帝遣戴  
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  
不思難故耳天子之子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僧  
靜不敢奉勅上<sup>勅</sup>不答而心喜之乃遣茹法亮尹  
畧等往討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欲還闕受  
罪二人不<sup>止</sup>日上又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將

白衣左右乘舫艇還朝順之迎而殺之後武帝  
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擗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  
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順之慙懼而死  
此事與戾太子相類皆為左右所持不得見上  
計畫無復之耳然戾園反迹已著固難解說巴  
東本無逆迹而順之等直以討擊為功不顧情  
理使無知童孺隕於非命傷其父子之情本之  
為一時利害所惑也其視僧靜所見何其<sup>遠</sup><sub>邪</sub>  
南史齊武帝詔太廟四時之祭荐宣皇帝以鶉



臞起麩餅孝皇帝以筍鴨卵高皇帝以肉膾菹  
羨昭皇帝茗糲炙魚皆所嗜也司馬公謂其非  
禮其說本於屈艾之去芟予竊以為過矣夫子  
之事親與臣之事君不同事親以情勝事君以  
理勝故先王制禮必本人情理有經常情以事  
異事死如生思其所嗜禮也親而有所嗜人子  
有不周求以充其欲者乎生而從之死而違之  
非如生也人子而思親之嗜古人所謂孝安在  
其干國之典邪若夫季氏之用八佾則干耳

王融在竟陵以八友之列自倚人地三十內望為  
公輔嘗直密中樞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  
行逢朱雀橋聞喧啾不得進趨車壁嘆曰車前  
無八駟何但何稱丈夫其躁競如此會武帝不豫  
融即欲矯詔立子良為西昌所阻事不得行鬱  
林即位乃故融下獄死才二十七耳以融之才  
地第令少加恬靜何患不至公輔而患得嗜進  
不顧利害以至於死且子良傾身下士有陳思  
之風而不為元憂死正以融乘危邀幸以速其禍



也夫輕躁之士凶於其家而害於其主有天下者不可不遠也

自古敵國遣使好為誕謾之辭張大其國以凌敵人自春秋以名賢所不能免其實非體魏孝文遣王清石使以江南則戒之曰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予謂孝文此言大有識見所謂不辱君命者正是以君子之道自處庶以敵人心服方為得體若弟以口語凌轢闖捷而不羸正如婢子反唇互有詆辱何益

於國且夫國之強弱固不在此也

恩怨之報有理所不通者佛家所謂夙世冤也如齊高帝革命西昌侯鸞實羽翼之鸞高帝從子也以其少孤子而畜之及後鸞林不君鸞親殺之海陵即位又遽奪之殺高武子孫殆無遺類於報應何如寃業之說儒者所不信以此觀之其殆有焉

自晉宋以來諸王出為刺史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即刺史美惡皆出其口刺史以下



折節奉之如恐不及此所謂舛也原其所由蓋以諸王年少或在襁褓出鎮方州帷幄之權不得有所寄耳南齊時南海王子罕戍瑯琊欲往遊東堂典籤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遊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以典籤不在不敢與其受制如此及蕭鸞除高帝子孫皆令典籤殺之無一人能拒者法之敝也乃至於是然其失不在晉典籤在使少王出鎮耳

北魏孝文帝太平令主本禁亂之不善其量有志混一臣再下六師遠臨江徽而不能尺寸之地蓋雖外首雄圖中情怯耳何也孝文既以蕭鸞篡弒遠興問罪之師則宜鳴鼓聲罪播告萬方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而過五和讓文告不修至於兵臨壽陽齊吏問故乃曰曰當有款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齊使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乃始以廢立之事詰之齊使斥言支拒孝文語塞世豈有理且詞窮若此者



邪詳其風旨直似儒生作文字詬罵賊賊初不  
辱而氣已索矣使劉淵石勒處此當有一番藉  
神令人快意也且其兵已臨江以馮誕之喪互  
而哭之遂不能前行一步是何氣魄又其初出  
壽陽則頓兵鍾離再出襄陽則頓兵懸瓠以萬  
乘之師伐人於數千里之外進不能直禱都邑  
搖其根本勢不能連據大鎮制其險夷而空  
費日徘徊城曠歲彌時不克而還計用之  
道遠矣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大賊齊祖受禪宋主自宮  
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  
康宮中有數百具榜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  
留作殿不肯與之無知至於如此即使忠臣輔  
之亦不能為况在奸雄睥睨中邪

沈休文乃賈克之流耳梁武初平建康陰有受  
禪之志約後而贊夾之又賣范雲獨專其功及  
武帝受禪奉齊主為巴陵王欲處之南海約乃  
勸曰今與古異魏武用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



禍武帝領之遣使殺王後約被武帝面責恍惚  
歸家夢齊主以劍斷其舌未幾遂死亂賊之報  
昭昭如此猶謂無鬼神邪

梁武受禪附而成之有沈約范雲也守節不屈  
者謝朓何胤也然武帝尊禮何謝如恐不及而  
賤薄范沈若不足惜者何英主之識畧自非常  
人所及而諛臣之狀慙積為人主所窺也夫在  
彼欲其應我故事機之會求其助而須之在我  
欲其譽人故無事之特度其情而賤之矣可不

悲邪然何胤謝朓又自不同朓在江左素有重  
名齊氏受禪嘗訪於朓朓正言拒之及令奉璽  
革命朓與何胤何點同隱東山武帝召之二何  
皆不就朓乃輕舟詣闕角巾見上即以司徒處  
之朓之名德本在何上然二何往而不返朓乃  
不終其志如此以方沈范又五十百步之間為  
可惜也

宋孝武斬艾兄弟及子一而絕宋明帝又盡殺孝  
武子孫及子而亡齊高帝盡殺宋氏之後及子



而弒齊明帝又盡殺高帝諸王及子而滅所以  
二代血屬幾無遺種梁武革命乃召子恪子範  
等諭之曰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  
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於是子範兄弟並以才能  
知名歷官清顯梁武享國五十祀江左歷朝未  
有其比而子孫蕃盛至隋唐之際尤多顯者天  
道惡殺鬼神佑善其報之不爽如此不然以梁  
武之功名豈遠出宋齊之上而實享太平之福  
至於五六十一年上同漢武下比唐玄非其仁心

所格何以臻此世之為暴者可少鑒矣

江北自五胡以來亂無寧日及元魏孝文之世  
天下承平政令寧一可數十年江南自東晉以  
來亂無寧日至梁武帝之世喪亂少息民得安  
枕者亦數十年何治日之少亂日之多如二主  
者可謂賢矣無亦天心厭亂殺運一終而二主  
適逢其時邪

自漢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鉤弋夫人其後元魏  
諸君遂以為故事每將立太子必先殺其生母



是後妃嬪有子應為太子者皆不敢舉及胡充  
華選入掖庭同列以故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  
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  
之死而使國家無嗣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  
又不可曰男生身死所不憾也及生子詔立為  
太子充華亦不見殺肅宗即位尊為太后亂政  
專權幾不可制夫魏之汰心慘矣然觀胡后之亂  
則殺者為是邪

梁武與沈約范雲在昉同在竟陵王慕號為八  
友本以詞翰相標及武帝即位與沈約各跡粟  
事約必上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  
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南朝君臣  
以文章技藝相高如此豈王者之體宜其偏安  
江沱不能混一也

天下之事各自有機以古裁今祇見其泥耳元  
魏敬宗欲誅爾朱榮召中書舍人温子昇問王  
允殺董卓故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  
赦凉州人必不應至此於是手劔誅榮爾朱之



族握兵如故餘孽四起敬宗遇禍擁立三首相  
繼受屠而高齊之業起矣夫榮之與卓其勢同  
也一以不赦生亂一以不除生亂機不同也談  
天下者慎不可泥執

六朝君臣之禮江北太嚴江南太褻以江南言  
之胡太后入絹藏令王公大人各自負絹稱力  
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  
地以玉侯公卿上所改容禮貌而使之負絹是  
徒隸畜之也江南又不然人主面字其臣及諱

其先世王謝大  
驕恣偃蹇居然無上下之分  
亦大無紀矣朝廷之待臣下自有一定之體過  
與不及均為失禮

梁祚之不延有以哉以昭明之哲文而不得保  
其年亦天意邪然武帝之子若豫章王綜姪若  
臨賀王正德皆叛國出奔躬為惡逆武帝猶容  
忍之而昭明之賢乃以小事被讒使之幽鬱而  
死且終身斷之不肯立其子子之賢不肖如彼  
而君父之喜怒如此豈非天奪其魄邪



王衍識石勒於上東門而追之不及高歡一見宇文泰竒其狀貌竟不能留而遣之皆天意也二人者挺身胡羯之中其風神志氣必有大過人者故衍歡從風塵中識之天之生人固自不偶有如此兩人者使之無事其可得邪

魏孝武既與高歡構隙因謀入關就宇文泰廷臣亦多勸西幸者東郡太守裴俠謂王思政曰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孝武入

關卒為所害當時事勢豈待智者能料而廷臣無及之者何邪國而至是亦可悲矣

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如元魏賀拔勝南附梁武待之極厚及思歸遣還帝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唐太宗以外夷酋長列為宿衛大帝拊之亦厚大帝之喪夷酋犁面自刺者數十人此皆中國所不及也

梁武帝一塔之費動以巨億而宗廟會同不殺



言史記卷之六  
三  
牲牢且曰吾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  
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皆資  
顧借以成其事竟不知武帝所私食者何國之  
食所顧借者何國之民身為天下國家之主而  
云不食國家此詞之不可通者祇見其愚且蔽  
也

侯景既破臺城入見武帝於太極東堂武帝神  
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得無為勞景不敢  
仰視汗流被面退謂其下曰吾常跨馬對陣矢

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  
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以景之  
驍雄暴仇勢若無前武帝嘗存亡死生之際猶  
能折其雄心使之惶怖亦主器度必有非常人  
所及者矣

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  
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  
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名言也  
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



有利則有害有福即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於求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於求福者也福禍利害之際惟無心焉可矣  
高洋為其兄澄所忌深自韜晦言不出口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竟日不言當時不知者以為沉静一旦代澄即移魏祚厥後淫雪兇狠人類所無視其韜匿之時如二人矣夫人之不易知如此世有以一時之舉措而定終身之品流者宜其多舛也

侯景將殺簡文使王偉等進酒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因齎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即醉而寢偉等以土囊壓之而殂常考江南好文之主至梁氏極盛昭明一代才人不幸早世簡文孝元二主博學工文才情冠世然皆不保首領以沒文之無益於君德如此簡文為侯景所幽無復侍中及帟乃書壁及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極悽愴如此而文不如無文魏兵



南下令元帝與群臣戎服講老子以至於敗如此而談不如無談

魏兵入江陵梁元帝入東閣竹殿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又以寶劍斫柱令斷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嗟夫以圖史為文劍戟為武所謂識其小者也志量如此安得不亡或謂湘東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其不達君人之道如此使與魏氏父子橫槩江上不及遠矣梁氏忠臣王琳一人而已方其率交廣之兵入

江陵江陵不守建康改禪間關播越奉永嘉王而立之永嘉兵敗又與之入齊歆以一旅興復卧薪嘗膽未嘗湏臾忘陳氏也琳後為吳明徹所禽故麾下將卒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為之請命田夫野老知與不知無不流涕忠義之感人如此當六代迭遷之時君如傳舍而琳乃身冒百艱以明大義江左文藝之流高自標榜者不當愧死邪

高洋之殂也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



尚幼人將奪之耳因謂常山王演奪則任汝慎  
勿殺也及正道即位演入宮為變帝曰但句兒  
命兒自下殿去婁太后亦謂演曰勿令濟南有  
他及演有疾徵正道殺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  
在三演不對太后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  
矣於是以長廣王湛嗣位演與湛書曰百年汝  
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湛既即位亦召樂  
陵王百年殺之嗟夫湛與演之惡則均矣演不  
能容一正道而欲使湛容百年不亦惑邪禁靈

王有言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夫天道之  
報施不爽毫髮如此而克人邪行不絕於世何  
邪湛之殺百年也使使召之百年自知不免割  
帶玦與其妃斛律氏及百年捶死妃握玦象號  
不食月餘而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  
擘之乃開此事令人傷心彼湛亦何心腸忍使  
至此邪

趙高說二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無為自苦和  
士開說北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



言身漫錄 卷之二  
紂竟復何異陛下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  
可敵千年自古小人阿諛人主莫不以此動之  
人主見其適意甘心縱欲至於求為黔首亦不  
可得安在其取快耶

北齊王使和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諭諫  
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竟為士開  
所陷握槊點筆可作一對

六朝御史中丞最重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  
公皆遥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

違則前驅以赤棒撲之北齊高湛以東平王儼  
為司徒領御史中丞上日與皇后張幕觀遣中  
使趣之赤棒卒應聲碎其鞍帝后大笑時儼十  
歲餘耳世祖既殂儼率兵誅和士開遂為後主  
所殺夫以十歲小兒使之身兼將相握兵柄以  
相戲咲此殺之之道也儼之誅士開斛律光聞  
之拊掌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徒快士開  
之死耳曾不思國有常憲官有常守儼以垂髫  
之年親為介弟位居三公不請命人主而稱兵



高身... 卷之六  
闕下誅其倖臣此謂國有法邪光徒以士開之  
死為快而不思儼之死可悲也

北齊畢義雲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於家尤甚  
其後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乃其子善昭所佩  
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予以為有司過也善昭  
設殺其父必不遺刀蓋盜為此謀以殺其子  
六朝君臣上下絕無禮體江左昵于風流江址  
雜於夷俗非峻而少恩則混而無別其於失禮  
也試舉一二如侯安都自恃其功至借陳主

別殿以宴其妻妾南面正坐使賓客上壽如在  
帝前此何體也周主於禁中見宇文護行家人  
禮太后賜護坐帝侍立於旁此倒置也夫瀆則  
生亂陵則導奸非臣節不終則主恩不竟君臣  
之間必有受其敗者故安都伏刃於陳而宇文  
見醢於周也

北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音韻窈窕  
極於哀思使胡兒闡豎齊聲和之曲終樂闋無  
不隕涕故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嗟夫齊之無愁



曲陳之臨春樂皆所謂亡國之音也

夫成敗存亡之機有決於一轉盼間者如北齊之亡是也周人已取平陽高緯自將攻之平陽且陷矣緯敕將士毋入召馮淑妃觀之妃方粧畫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後與周主對戰兵纒合又與馮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緯即以淑妃奔走兵遂大敗以至於亡將百萬之師決勝於頃刻而與一婦人同觀如此而不亡者末之有者也淑妃本穆后

之嬖所謂馮小憐者以一婢亡國不亦耻耶北齊之亡也廣寧王孝珩嘆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蓋自文襄以下皆多夭折或橫相屠戮不得良死一則生長富貴縱慾忘身一則狃習驕霍骨肉相殘三代以下人主不講於帝王之學以至不保其身何但高氏而諉之於命則過矣齊之亡也得免者二人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故造物於人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此支離所以獲



臂也

北齊之將亡也於宮中立貧兒村行乞其中後周之將亡也於宮中作乞寒胡戲二者皆識也

後周武帝平齊得李德林謂臣下曰吾嘗謂德林天上今乃得其驅使及天元殂楊堅得政使人謂德林曰經國任重欲與公共事德林曰願以死奉公是德林數年之中由齊而周由周而隋也天上人固若此邪

王莽篡漢以平帝后為黃皇室主楊堅篡隋以宣帝后為安樂公主二后皆憤惋不平以至於死二父慙之所謂逐麋之犬不暇顧兔於人心天理何如

蘇威言於隋文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趙普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以半部論語佐陛下致太平二公皆佐命元勳資以致君者如此書豈在多邪然普之論語雖未盡用而未大相遠至於威之孝經讀卷中何等語也文帝創



業之初威不與其謀可謂潔已矣及江都既敗  
僭竊並起威以八十故老奔走王寶之間以保  
且夕之喘所謂終於事君者邪

江左歷朝惟蕭氏享國最久蓋齊梁一族合之  
已數十年蕭管據江陵數百里之地以事周隋  
又三十餘年而蕭銑再據江南幅員數千里上  
繼齊梁則百年以上矣

陳後主之入隋也文帝待之甚厚每預宴恐其  
傷心不奏吳音後主以朝無秩位頓得一官號

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穿  
有醜則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使節其  
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世皆笑其昏  
愚予謂六朝亡國之主無一人得免惟叔寶無  
恙正賴此耳此與安樂公對司馬文王相似

史稱楊素第宅華侈制擬宮禁後庭妓妾曳羅  
綺者以千數其富如此第舉一事如素構太子  
勇之罪以為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飼馬千匹  
勇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太子馬千匹乃



是反乎古時將相豪富往往如此禮曰問國君  
之富數馬以對齊景公負馮千里有馬千駟世  
猶侈之今以將相大臣馬至數萬即今之御廄  
所不及也亦太溢哉

隋文帝見蜀王秀不才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  
子孫也辟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虫所損  
食耳吾嘗服其名言自古以來擅萬乘之威據  
四海之籍一夫作亂而七廟為墟一嬖惑心而  
萬邦瓦解者皆毛間之虫也何但子之賢不肖

然邪

文中子三代之儒也談不為玄誕行不為僻左  
出處語默左矩右規即士人之徒也惟續經中說  
涉於兒戲為有識所笑耳楊素勸文中子仕而  
不從蔡京聘楊龜山而出迹二子之行藏則優  
劣較然矣而世猶嗷嗷然高下之豈未考其行  
邪

自漢以降天下戶口甚盛於開皇而南北多少  
之數與後世有大相遠者周之平齊也得戶三



百三萬隋之代周也戶不滿四十萬陳之亡也  
戶不滿六十萬總計隋初見戶原止四百餘萬  
關隴巴蜀以四十萬江淮吳越以六十萬其餘  
三百餘萬盡在河洛燕齊之間至開皇末年戶  
倍其初故至八百九十萬戶想其多少之分亦  
畧倣此也然考之典午渡江中原諸郡俱牧戎  
馬至數百年戶宜少而反多江左數十州人民  
生聚遠出中原戶宜多而反少其故何也北之  
政虐故下無隱奸南之一政寬故民有遺賦北之

民朴故數不敢蔽南之民以匿故筭不盡登也隆  
污緩急之故此足以觀矣

楊廣奪嫡之謀成於楊主弒逆之迹假於張衡  
二人之於煬帝有功之正臣也然素為煬帝所忌  
至欲以毒酒殺之衡竟以物死衡曰我為人作何  
等事而望久活嗟夫使亂臣賊子長有富貴無  
天道之極矣彼煬帝之心豈無真識當其同謀  
之時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何至後日而  
始猜忌之邪



讀史漫錄卷之六終  
夫窮兵遠涉利在用寡失在用衆郅支樓蘭遠  
處萬里漢使用一劔之任而成高麗近在海陬  
煬帝將百萬之師以劔豈百萬不若一劔哉衆  
寡之用懸而遠近之情異也

讀史漫錄卷之六終



